我的弟弟

我的弟弟真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小孩，在我們阿富汗這個國家，大多數的小孩都有一種憂鬱的表情。這也難怪，這幾十年來，我們沒有一天過著好日子，孩子們如何笑得出來？可是我的弟弟是個例外，他老是快樂得很，笑臉迎人。

昨天，我們一群小孩子在地上撿東西，來了一些外國人，他們如獲至寶地看到了我的弟弟，紛紛圍過來照相，還有一些人拿著一種大的機器，扛在肩膀上照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，為什麼他們拍我弟弟的相片呢？我想唯一的理由是他的笑容，在我們這個村落裡，要找到一個滿臉笑容的男孩子可真不容易。

我的家庭只剩下我和我弟弟了，爸爸在十年前去世的，他的去世最為悲慘。十年前，我們這裡有戰爭，雖然有一派得勝了，但是好像勝利得來不易，所以勝利的結果是一場大屠殺，而被殺的人全是老百姓，我爸爸就是在這一場大屠殺中的犧牲者。當時我的弟弟才出生。

我還有一個叔叔，在我爸爸去世以前，我們曾經有外國勢力佔領過我們，是哪一個國家？我弄不清楚，為什麼他們要佔領我們阿富汗？我也不懂，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參加了游擊隊去驅趕這些外國軍隊，我的叔叔就是一個游擊隊員。

叔叔雖然參加了游擊隊，仍然回來過，我當時非常羨慕他，覺得打游擊一定非常有趣，叔叔一開始的時候，還滿高興的，因為他告訴我，外國軍隊大概要撤退了。

但是在爸爸去世以前，叔叔忽然變得不快樂了，他說他發現現在已經不是阿富汗人打外國人，而是阿富汗人打阿富汗人，而且他發現自己人互相殘殺的時候，更加殘忍，他完全不懂為什麼自己人中間有如此大的深仇大恨。他本來不想回去打游擊戰了，但是後來還是回去了，因為還有一些外國軍隊沒有撤離。

叔叔一去沒有回來，他說得有道理，自己人打自己人殘忍無比，叔叔怎麼死的？什麼時候死的？我們完全不知道。

我的媽媽呢？我的媽媽經過這些災難以後，仍然還算堅強的，但是在我的妹妹觸到地雷而去世以後，她就變了一個人，雖然她仍然照顧我和弟弟，但她變得永遠生活在害怕之中，有的時候，她會在夢中哭泣，而事後一點也不知道。

前一陣子，有一批飛機來轟炸我們這裡，是哪一個國家的飛機？我又不清楚，可是他們的炸彈像雨一樣地落在我們附近，每一次我們都躲進了山洞裡，可是每一次仍有很多人死掉了。

媽媽呢？她每次進了山洞，就緊緊地抱住了我的弟弟，有一次，轟炸持續了很久，媽媽忽然鬆手了，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媽媽去世了。她受不了外面的炸彈爆炸的聲音，她一定又擔心我們兩個小孩未來的命運。

我和弟弟從此變成了孤兒，好在，在這個村落裡，像我們這種孤兒到處都是，回教徒一直會照顧孤兒的，我和我的弟弟就靠鄰居的照顧活了下來。

轟炸停了，炮聲開始了，我們這裡本來都是牧羊人，現在羊也沒有人牧了，到今天為止，炮聲還很微弱，大概是軍人還很遠吧。我們小孩子們紛紛到田野裡去撿破東西，任何一樣破東西，我們都放到一個袋子裡去，我們還是可以將這些東西賣一些錢的，我們這群撿破爛的小孩子們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，我弟弟也因此成了他們拍照的對象。

幾分鐘前，我聽到一聲爆炸的聲音，我的弟弟被炸死了，也許是觸到了地雷，也許是碰到了一個還沒有爆炸的炸彈。我雖然難過，但我慶幸他已經死了，如果他被炸掉了一條腿，我是沒有辦法替他買拐杖的，他就只能爬行了。

我會將弟弟和媽媽妹妹葬在一起，按照回教徒的規矩，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將弟弟葬好。好在我們並不要棺木。我會一個人完成這件事，因為我不能讓別人又觸到了地雷。

快下雪了，我可能撐不過冬天。希望打仗快點結束，我們的政府可以好好地照顧阿富汗這一個廣大的墓園。使我們能夠永遠地安息。